

我若爱你， 时光为证



若善溪 著

AS TIME GOES BY,
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.

“治愈系” 隆冬暖心纯爱故事

时光悬爱暖萌实力作品

励志甜蜜 惊心动魄

我将用我一生的细节珍爱你细节的一生
生活必须重新开始，一步一难，向着幸福

温 等
馨 待

×

勇敢
爱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我若爱你， 时光为证

若善溪 著

‘ AS TIME GOES
BY,
THE WORLD
WILL ALWAYS
WELCOME
LOVERS. ’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若爱你, 时光为证 / 若善溪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5. 12

ISBN 978-7-5104-5392-2

I. ①我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3288 号

我若爱你, 时光为证

作 者: 若善溪

责任编辑: 冀 晖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[http: //www. nwp. cn](http://www.nwp.cn)

[http: //www. nwp. com. 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 印张: 19

版 次: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392-2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- [第一章] — 光阴遗落的亲人 · 1
- [第二章] — 灿烂耀眼的遗产 · 43
- [第三章] — 这是你给的温暖 · 79
- [第四章] — 互相喜欢的感情 · 115
- [第五章] — 想爱你如初 · 147
- [第六章] — 孤单几人份 · 186
- [第七章] — 熟悉的陌生人 · 227
- [第八章] — 这世上最后悔的事 · 265
- [番外一] — 乔安心:彼时少年 · 289
- [番外二] — 汪诗艺:善良、安心的生活 · 294

{第一章}

光阴遗落的亲人

这是乔安心的第五杯咖啡，放置的时间太久，早就凉了。浦东机场人来人往，她就窝在咖啡厅的角落里翻着刚买的书，可她翻得很快，一个字都没读进去。

从樟宜机场到浦东，虽然晚点了两个小时，但接她的人还是迟到了。这次出门有些突然，乔安心权且当作是旅行，倒也没了往日的急躁。

又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有人来搭话。

“乔小姐吗？我是汪诗艺的助理。”

乔安心闻声把书塞进包里，抬头一笑，“你好。”

“她不方便出现在公共场合，所以在车上等您。”

乔安心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，听助理碎碎念：“自从知道您的行程，汪小姐就天天念叨着，失眠了好几个晚上。”

乔安心轻笑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在新加坡待得好好的，却忽然蹦出个亲生姐姐，而且还是明星，她一时也难泰然处之。

机场停车区域，乔安心远远地就瞧见了那辆红色的奔驰车，贴了车膜的缘故，从外望去黑漆漆的。车子的后门打开，走出个穿玫红色连衣裙的女郎。乔安心头一次见打扮这么入时的女人，大波浪的长发散落在胸前，举手投足都是风情。

女人摘掉了硕大的墨镜，向她这边快走几步，快走近时脚下才顿了顿，“安

心吗？”

乔安心点点头，还未等回答，汪诗艺就给了她一个拥抱，“总算……找到你了。”

汪诗艺语中颤抖，诱人的香水味扑面而来，乔安心也不免动容，“见到你很高兴，姐姐。”

坐在车里，汪诗艺拉着乔安心的手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连精致的妆容都弄脏了。汪诗艺的健谈令乔安心有些拘谨，她静静地听却插不上话，手机在包里响个不停，乔安心对汪诗艺说了声“抱歉”才接起。

电话那边有些急躁，“安心！我的干净袜子哪儿去了？！”

“在卧室床头柜抽屉的最下层。”

“哦，那……那前两天部门经理送我的那条领带呢？”

乔安心叹了一口气，“衣帽间向东的玻璃格子里。”

“哈哈找到了，我再多问一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星期一吗？”

乔安心皱眉，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请的什么假？探亲假？病假？竟然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。”

乔安心被搅烦了，“管我请什么假，大不了交辞职信走人行了吧？”电话中断，可她心中的最后一丝沉郁却憋着无法排遣。

汪诗艺趁着乔安心打电话的间隙补了个妆，“亲爱的，是你老公吗？”

乔安心一怔，随即尴尬地笑笑，“不是，呵呵……我上司，我还是单身呢。”

汪诗艺“哦”了一声，乔安心听出些戏谑，所幸汪诗艺并没有刨根问底，只是继续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我还有个通告要上，你在酒店等我，晚上我把弟弟翔宇也叫来，咱们吃个团圆饭，爸妈的墓地在另一个市的市郊，不太远，明天去看看。”

“好啊。”乔安心应承着，虽然是一家人，但她们之间还很疏离。不过是几日，捱一捱就过去了。

车子先送乔安心回了酒店，她洗了一个热水澡，吹干了头发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打开娱乐版，汪诗艺穿着三点的照片横卧在版面上。她这个亲姐姐果

然是风情万种，不知为何，乔安心心里添了梗，报纸也不愿看了，随手扔在了茶几上。

落地窗前，乔安心俯视着上海城，从这里可以看到闻名于世的外滩，哪里都是熙熙攘攘，好一个繁华的都市。可乔安心印象里的中国并非如此。在她记忆的深处，不过是个安静的小镇，从晨起，青石板的路面便是湿漉漉的，街市满是绵长嘹亮的吆喝声，此起彼伏，可这里只有汽车穿行的呜咽。

乔安心看了看时间，距离晚餐还有两个小时，她从行李里挑出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穿上，又化了一个淡妆才算了事。

原本安宁的下午，却被新加坡的来电再一次打断。

她看了来电显示，依旧是自己的上司苏嘉天，虽说是上司，但比她还小两岁，乔安心不耐烦地接起，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一想到你不打招呼就走，我心里就一团火气，公司里那么多事，你应该提前交接好再走啊！我连个心理准备都没有。”

“要什么心理准备？当初你收购乔家的公司，你让我有心理准备了么？”

电话那端少许沉默，随后又开始反击了，“好端端的，又提这个事情？安心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”

苏嘉天擅自挂了电话，乔安心却无法从郁结的情绪中抽身。四年前，乔父在圣诞节前夕遭遇雪崩意外身亡，甚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，从此长眠于皑皑的雪山上。乔母精神一度抑郁，常年将希望寄托在家里那十几平方的佛堂里，乔氏创立的壹品日化公司也因此一蹶不振，以致半年前被苏氏集团收购，而促成此事的竟然是和她从小玩到大的苏嘉天，那种欺骗与羞辱感一直笼罩在乔安心的心头挥散不去。

乔安心在贵妃椅上出神，直到夜幕浅上，汪诗艺的助理才敲了门，“乔小姐，车子在下面等着呢。”

乔安心没有耽搁便随助理下了楼。汪诗艺见了她，摸了摸她略潮的发尾，“还住得习惯吗？”

乔安心报以微笑，“非常好，谢谢姐姐。”

此后，两人便像木头一样分坐在两侧。汪诗艺可能太累了，斜靠在车窗上，没有了下午的精神头。乔安心觉得这样的气氛不太好，便努力地寻找着话题，“姐姐真优秀，一个人打拼，年纪轻轻就住别墅开奔驰了。”

汪诗艺听她这么说，精神好了些，从精致漂亮的烟夹里抽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“不过是表面风光而已，那上千万的别墅是按揭买的，奔驰车？是07年的旧款了。就为了这些个身外之物，每天累得半死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，上上班，没事儿的时候逛街看电影，做普通的女孩子最好。”

伴随着打火机清脆的开盖声，车里便弥散开一股子的烟味。乔安心皱皱眉，又往门边靠了靠，悄悄把车窗拉开一条小缝。

她们都不懂彼此的生活，这样随意的奉承让人心里难受。

奔驰车疾驰在高架桥上，并不算远的距离，在转了几个大弯后便看到了别墅区，香樟公馆。车驶过门禁，一路到了公馆13号，下车的时候，汪诗艺还在解释：“其实你应该住在家里，但我觉得酒店那里比较便利，我又时常不在家，住那儿反而见面方便一些。”

虽然天色已晚，但香樟公馆灯火通明。保姆早就站在门边候着，见到回来了，忙迎上去接过两人的手包，“饭菜早就好了，快进屋吧。”

别墅是三层的，乔安心估算了一下，至少五百平米，装修很有格调，房子看上去不像一个人在住。汪诗艺并没有招呼乔安心参观，而是径自上了楼去换衣服，她便坐在沙发上等，保姆端来水果，但乔安心只接过了那杯绿茶。

茶有些烫，乔安心看着升腾而起的氤氲发呆。她自觉是个薄情而又冷淡的人，所以觉得这样的聚会没什么意义。二十几年不曾相识相熟，却要装作无比亲热的样子，想想就浑身不自在。

她喝了一口茶，是她喜欢的龙井，不免又多尝了几口。门铃响了，保姆踱着脚步跑了过去，乔安心隐隐听见保姆说了句“您回来了”。

男人换鞋进了客厅，乔安心不由从沙发上站起，四目相对，她这样的举动令他措手不及，所幸乔安心先开了口：“你是弟弟吧？”

还没等对方回答，汪诗艺便跑下了楼，“这么快就来了？还没介绍呢，这是

你二姐安心。”

汪翔宇只瞟了她一眼，没有乔安心想象中的热情，只随口说了句“你好”。

汪诗艺招呼众人用餐，圆桌前三人各自占了位置坐下。保姆在一边布菜，乔安心不免打量着左右手边的亲人。汪诗艺换了一件丝质的长款睡衣，隐隐透出文胸的轮廓。汪翔宇独自翻看手机，乔安心瞧见了 he 握手机的手指，吃了一惊，小拇指断了一截，是残缺的。

汪诗艺刚举起红酒，眼眶便红了，“咱们几个喝一杯，爸爸妈妈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话音未落，汪诗艺就哭了起来。汪翔宇这才放下了手机，拍拍她的肩膀，“别哭了，安心好不容易来一次。”

乔安心定定地看着两人，不知如何规劝。这几年她已厌倦悲凉的气氛，甚至一听到哭声就会心烦。

还好汪诗艺适时地擦干了眼泪，“真是的，不说这些了。”

姐弟三人的聚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就结束了，不过谈了谈各自的生活，并未涉及生身父母，乔安心原本想回酒店去，但汪诗艺做好了安排，“今天就在这儿住吧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明天一早去陵园也方便些。”

乔安心没有推脱，汪诗艺带她去了卧室，“床单被子都是新的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休息吧。”

汪诗艺关上门出去了，乔安心却睡不着。床上放着姐姐买给她的礼物，香奈儿最新款的套装。看了看价格，真是不菲。可套装艳丽的颜色她并不喜欢。

乔安心有择床的习惯，虽然躺下很久，却没有困倦的迹象。她懊恼地在地上来回走，却又在深夜接到了苏嘉天的骚扰电话。

乔安心无奈接起，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，就是想告诉你有个惊喜。”

“什么惊喜？”

“我现在不想说。”

没头没尾，就这四句话而已。乔安心关了手机，竟然口渴了，她溜出卧室下了楼，想喝杯茶再睡。

壶里是已凉了的龙井，乔安心倒了几杯喝下，烦躁的思绪才渐渐被压制。她一转身，却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人吓了一跳，手一哆嗦，茶杯就掉在了地上，碎得四分五裂。

汪翔宇就站在沙发后面，一条纯白的浴巾裹在腰间，露出六块腹肌，还有小腹上有些狰狞的伤口。他手里拿着还没开封的 XO，看着乔安心发憷的模样也吓了一跳，立刻解释着：“明天不是要去陵园吗？所以我也在这儿住了，睡不着找点儿安神的東西，二姐还没睡。”

听到响声，汪诗艺从卧室探出了头，乔安心顾不得收拾一地凌乱，慌忙道：“马上去睡。”随后便蹬蹬蹬地跑上了楼。

汪翔宇见房门大关，才拿着 XO 上了楼，经过汪诗艺的卧室，门是虚掩着的，他一脚踹开便走了进去。

汪诗艺正坐在化妆台上吸烟，长发慵懒地散着。汪翔宇关上了卧室门，抢过汪诗艺的烟。她没了烟，便倒了一杯 XO。

“明天去陵园，我可窝了一天工。”

汪诗艺撩拨了一下头发，无奈地笑笑，“给你两万的误工费总行了吧？”

汪翔宇勾勾唇角，把烟还给了她，“这还差不多，我去睡了。”

看着汪翔宇精壮的背身，汪诗艺心头一悸，开口叫了他的名字，待汪翔宇回转身，汪诗艺却什么都没说。她又喝了几杯酒才有了困意，关灯便爬上了床。

夜是越来越静，可乔安心越发清醒了。她的眼前总是晃过汪翔宇的影子，那残缺的小拇指、腹部狰狞的伤口，还有他的名字。

胡思乱想到天亮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乔安心只睡了两个小时，为了掩饰倦容，她破天荒化了浓妆，出房门的时候，汪诗艺和汪翔宇都已经起床了，正在一楼的餐厅里吃早餐。汪诗艺的房间靠近楼梯，乔安心一侧头，便瞧见了化妆台上放着的 XO。

“快来吃早餐。”

汪诗艺在唤她，乔安心答应了一声，赶忙下了楼。

七点半的时候一行三人就出发了。汪翔宇开车，车里放着轻音乐，汪诗艺

坐在副驾驶位上，后排的乔安心安静地捧着途中买的菊花，时不时看向窗外，绿色遮掩了阳光，偶尔有些阴郁。

陵园的墓地看上去不错，干干净净的。墓碑上父母的遗像是用烤瓷做的，色泽鲜艳，就连眼角笑出的鱼尾纹都清晰可见。

把菊花放好，乔安心不由地问：“父母何时去世的？生前又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咱爸妈是最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妈在村后石场背石头，八年前，因为炸药出了问题，妈被炸飞的大石头击中死了。爸来上海住了几年，后来也随妈走了。”

乔安心不免怅然，她一直以为生身父母过得很好，谁知也比不得她，不管在乔南还是在新加坡，至少她吃得饱穿得暖，也算是无忧无虑。

“安心，姐有一件事想问你。”

“姐，你说吧。”

还没等汪诗艺问，苏嘉天的追命电话就又打来了。她对汪诗艺说了一句“稍等”，便按了接听键。

对方只说了两句，乔安心就慌了神，“姐，能和我去接个人吗？”

汪翔宇开着车，按照乔安心口述的坐标，七拐八拐才找到，那是个人群熙攘的广场。苏嘉天正横躺在喷泉池的台子上，左手端着咖啡，右手逗着时不时涌上的鸽子，很是惬意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就跑来了？”

苏嘉天听闻，立刻神采奕奕地扔掉了速溶咖啡，“我说过要给你惊喜的嘛！”

对于乔安心来说，这哪里是惊喜，这分明就是麻烦。

“安心，这里人好多啊，一出机场我就心慌。方才坐公交车，因为忘换人民币，被司机赶了下来。幸好我生来可爱，有好多漂亮姐姐愿意支援我。”

苏嘉天趁随行提行李的空当，偷偷溜了出来。没想到，机场外是如此陌生，不过，他却利用好皮相，在见到乔安心之前，已经在麦当劳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“已经中午了，苏先生如果不介意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”

苏嘉天听汪诗艺这么说，立刻笑逐颜开，“还是这位美丽的小姐心地善良。”

乔安心给苏嘉天的随行通报了平安，才放下心。汪诗艺特意定了雅致的餐

厅，苏嘉天向来多嘴多舌，也从不觉得拘谨。

“安心，你瞧瞧，你大姐漂亮多金，你弟弟帅气迷人，你怎么一点儿都没遗传亲生父母的优点，像个营养不良的豆芽菜。”

“噗”的一声，汪翔宇便把红酒喷在了白衬衫上，乔安心更加觉得丢人，她狠狠地瞪了苏嘉天一眼，“你是不是故意来给我添堵的？”

苏嘉天见乔安心生气了，才闭了嘴。

用餐气氛终于和谐了，乔安心对汪诗艺说：“姐，你不是有事儿要问我吗？”

汪诗艺喝了一口红酒，“哦，你不说我差点儿忘了，爸妈有一对金戒指，你一只我一只，你那只还在吗？”

乔安心皱皱眉，“那戒指怎么了？”

“那是爸妈结婚时特意打的，我想毕竟是老人的东西，想问你收回来，然后放到墓地里去。”

苏嘉天那张嘴又不老实了，“哎，讲究这些做什么？虽说一对金戒指不值钱，可埋到墓里去，过个几百上千年的，还不是会被某些考古‘砖家’挖出来，人都烧成灰了，没太多意义。”

汪诗艺倒也不生气，“我就是问问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按一克400元的价格买回来，这样你也不会亏。”

乔安心拿出压在领口的项链，那枚略大的指环就套在项链上，她看了几眼又放了回去，“这戒指不过三四克，一两千块的价格，虽然我们苏总的话有些不中听，但这戒指我确实想留着，毕竟，这一枚戒指是我童年全部的希望和支撑。”

汪诗艺笑笑不再说话。可苏嘉天依旧碎碎念：“汪小姐，当年安心是怎么丢的？我问她，她自己也不清楚，她在孤儿院生活了那么久，其实一个女孩子也蛮可怜的。”

乔安心握紧了叉子，苏嘉天的问题也是她一直想问的，她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健在，子女众多，却偏偏扔下了她。

汪诗艺看了一眼汪翔宇，用餐巾拭了拭唇角，“还不是为了生男胎。在乡

里，男孩子是重劳力，我在家里爸妈都觉得碍眼，何况生下个老二又是闺女。所以，当年连名字都没起就扔了，再后来才生了三弟，如果留着你，三弟就算超生，会被计划生育办的人强行流产。”

汪翔宇也不冷不热地笑了笑，“所以说二姐，你留着那东西干什么？不过是添堵罢了。”

苏嘉天义愤填膺地拍了一下桌子，“怎么还有这样的父母？”

乔安心默不作声，拿着酒瓶自酌自饮。苏嘉天想拦都拦不住，不一会儿她便面颊潮红。汪诗艺忙开解着：“其实，如果你留在这个家里，想必也没今天混得好，穷乡僻壤的，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嫁个庄稼汉。”

乔安心猛地站起，可头太晕有些站不稳，“我吃饱了，要回酒店。”

汪诗艺还要录歌，所以提前被助理接走了，汪翔宇开车载着乔安心和苏嘉天回酒店。乔安心虽然有些醉，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她把临近的车窗全部放下，暖风涌进来，风里还夹着些花香。

“三弟，爸妈对你好吗？”乔安心看着汪翔宇的背身，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汪翔宇过了很久才说：“都过去了还提这些干什么。其实，想要回那两枚戒指也是爸爸的遗愿。”

乔安心冷笑，“既然如此，那我更不想给了，他们欠我的，十个戒指也补偿不了。”

汪翔宇送他们上了电梯，可不胜酒力的乔安心在电梯口就吐了，两个男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乔安心送回房间。

把乔安心扶上床，苏嘉天才松了一口气，“这里有我呢，你去忙吧。”

汪翔宇并不着急走，他倒了杯冰水喝，“苏总，还是我留下来吧，我是她弟弟，你留在这里不合适。”

看着淡定自若的汪翔宇，苏嘉天又瞅了瞅昏睡中的乔安心，“我是她未婚夫总行了吧？”

汪翔宇的嘴角浮上一丝戏谑，“可是我听大姐说，安心还是单身呢。”

“半年，半年之后就结婚，现在当然是单身了。”

汪翔宇还是不愿走，苏嘉天的好脾气瞬间消失殆尽，“你怕什么啊，我都说了是他未婚夫，你还不放心啊？”

汪翔宇依旧不为所动，乔安心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句，“翔宇，你去忙吧，不要紧。”

汪翔宇这才拿起车钥匙出了门。苏嘉天用胜利者的姿态把他送到门外。

汪翔宇又望了望睡着的乔安心，对苏嘉天说：“照顾好安心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对你不客气。”

苏嘉天吊儿郎当地倚在门框上，“安心今年二十二岁，你也就二十左右吧？但你这张脸可真不像，老气横秋的。”

“二十左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苏嘉天指了指自己，“就是我这样的，你呀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年轻人就应该潇洒没牵绊，管得太多，操心太多，容易谢顶。”

汪翔宇知道他在讽刺自己，便没再废话。

他走出酒店发动引擎，手机便响了，汪翔宇边把着方向盘边接起，“刚出来……吐了我一身呢，那东西她不给……等我回去再想办法。”

电话挂断了，汪翔宇轰了一脚油门，车子冲出了地下车库。人多车多，又遇上红灯多，走了十几分钟便被堵在了路上。汪翔宇挂了空挡，抽了一支烟，眼前却总浮现出乔安心那张寡淡的脸。这个女孩子长得好熟悉，像是在哪儿见过，但是记忆深处，却从没出现过“乔安心”这三个字。

后面的车不停地按喇叭，汪翔宇才发现路通了，他掐掉烟，顺便打开车窗散烟味。想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，乔安心长了一张大众脸，八成是自己多心了。

苏嘉天在酒店有些无聊，虽然视察苏氏集团中国分公司只是个借口，但显然这边的总经理却当真了，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地打来，要为苏嘉天接风洗尘。他最讨厌应酬了，在新加坡的时候都是妈妈和姐姐出面，现在没人挡在前面，只得关了机。

苏嘉天看了看手表，竟然六点半了！他通常都是五点半用餐的，可乔安心还没有起床的迹象，苏嘉天试着叫她：“安心，我们去吃饭吧？”

乔安心翻了个身，没有听到。

苏嘉天打开台灯，又趴在她耳朵旁边悄悄地说：“上班要迟到了，扣你薪水。”

乔安心依然没有理会。她身上的牛奶香窜入了苏嘉天的鼻子里，这个香味是苏嘉天最喜欢的，乔家最有名气的就是这牛奶蜂蜜玫瑰皂，他第一次见到乔安心，她身上便是这个味，这么多年从没有变过。

苏嘉天掏出新买的手机，都说这款新上市的手机相机功能好，他还没试过呢。苏嘉天把头向乔安心面前凑了凑，“咔嚓”的闪光之后，便得到了一张合影。可苏嘉天不够满意，他拽拽乔安心的被子，让自己的上半身也藏了进去，顺便弄乱了发型，眯着眼睛又来了一张，这回他才彻底满意了。刚把照片加了密，苏嘉天就被踢下了床。

乔安心忍着怒气俯视着地上的苏嘉天，“竟然连上衣都脱了，别以为远离新加坡，你就可以胡来！”

瞧着她一脸怒相，苏嘉天也不高兴了，“你个豆芽菜，我胡来也不找你这样的。你吐了我一身，我哪还有衣服穿？”

乔安心的气焰瞬间扑灭，她隐约记得自己好像吐过，她揉揉微痛的头，“翔宇的衣服是不是也脏了？”

说话间，客服便送来了洗干净的衬衫。苏嘉天边穿边说：“说你是白眼狼，你还真是，我认识你这么久都没见你关心过我，一个才见了几面的人却念念不忘。”

乔安心很讨厌苏嘉天的说话方式和不当用词，“他是我弟弟。”

“胡扯，你姓乔，他姓汪。”

乔安心受不了他的胡搅蛮缠，“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去？”

“归程不定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视察分公司的，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现在暂住在你隔壁，半夜如果睡不着，陪聊、陪吃请找我，陪睡也可以。”

乔安心把大枕头扔了过去，苏嘉天被砸了个正着。

“要不要吃饭？”

“滚。”

苏嘉天终于滚出去了，乔安心这才下了床。肚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却不想动一下，正在沙发上发呆，侍应生却送来了晚餐，“客房 1306 的苏先生在餐厅为您点的餐。”

是一份虾饺还有清粥，乔安心随便吃了几口。她打开落地窗，上海的风很绵柔，吹在身上潮湿舒服。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，灯下是汪诗艺送她的香奈儿纸袋，她却无心看一眼。用遥控开了电视，是综艺节目，汪诗艺坐在嘉宾席上，美得让人沉沦。

乔安心来上海之前便知道，汪诗艺大她七岁，今年二十九。娱乐圈也是名利场，汪诗艺能从那样的家庭走出混进这个圈子，她很佩服。从官网上查到的资料说，盛夏组合以清纯为品牌叱咤娱乐圈十年，最近却在闹不和，据说汪诗艺要单飞，还私下接拍了香港著名三级片导演的新片。

乔安心想起陵园里的墓碑，她的生身父母就在墓碑上和蔼地笑着。即使是汪诗艺亲口说的，她还是无法接受自己被抛弃的事实。原本当作散心的旅程，现在变成了一场伤心，她宁愿从未来过，宁愿相信自己是被人贩子拐跑的。

吃饱喝足的苏嘉天又来按门铃，乔安心没有理会，所幸，只过了一会儿就安静了。

乔安心叹气，又躺到了床上，她想尽快离开这里，从此和姓汪的再无瓜葛。

乔安心第二日醒来得早，汪诗艺打来电话要陪她用早餐，乔安心为了表示礼貌，特意穿了那套香奈儿。一打开房门，她却被门边的苏嘉天吓了一跳，“你站在这儿干嘛？”

“等你一起吃早餐啊。”

乔安心不理他，径直去等电梯，苏嘉天跟在后面。电梯镜面的双开门上映着苏嘉天神采奕奕的模样，她不免叹了口气，在新加坡的时候摆脱不掉，到了上海，清静也只维持了一天，自己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，才会遇到这样让她无可奈何的人。

电梯里仅有乔安心和苏嘉天，四周是镜子，只要乔安心一抬眼，就会看到

苏嘉天，她只得低下头。苏嘉天瞧见她不屑的眼神，瞬间来了气，“你抽什么疯呢，竟然穿这个颜色的衣服。”

乔安心哼笑，“我愿意，你管不着。”

“穿衣服是你的自由，但刺激别人的眼球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如果是那种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女孩，就算你身上套个麻袋，我都不会有意见，还会拍手称赞；歪瓜裂枣的豆芽菜偏偏要装又细又白的金针菇，真是太无奈了。”

苏嘉天一向口才好，在公司的时候，就能舌战群儒，她本来嘴就笨，到头来只有被羞辱的份儿。

餐厅在酒店一楼东面，用环形的钢化玻璃作围墙，玻璃中间养着深海鱼。汪诗艺和汪翔宇已经在那里等了，看到他们进了餐厅，汪诗艺挥了挥手。

“这衣服穿着真漂亮。”汪诗艺在一旁称赞。

乔安心微微笑着，被苏嘉天一刺激，她都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。

“二姐早，穿艳一点儿的衣服脸色好很多。”

听了汪翔宇这句话，乔安心的心情才好起来。

早餐是自助形式，她只要了一份白水蛋和蔬菜吐司。苏嘉天向来暴殄天物，一大早就刺身鲍鱼吃个不停。

汪诗艺吃到一半，拿出一件东西递到乔安心面前，“听说你要结婚了，姐姐特地买了礼物。”

剥了一半的鸡蛋送入口中，刚下咽就被噎着了，顺便吃下去一小块鸡蛋壳，乔安心没辙只得用牛奶强灌，好半天才缓过来，“结……结婚？”

“昨天我听翔宇说的，你结婚姐姐不能没有表示。”

乔安心狠狠瞪了苏嘉天一眼，苏嘉天真是命好，有电话打来解救他。

苏嘉天挂了电话，又理了理西装，“抱歉，公司今早有会，失陪了。”

乔安心隔着钢化玻璃鱼缸，看着头被放大了好几倍的苏嘉天，上了停在窗外的轿车扬长而去，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。

汪诗艺把礼品盒又往她面前推了推，“款式我挑了自己喜欢的，你打开看看，如果不喜欢再去金店换一款。”